傷寒名數解

三

十一ノ武
577
3

武9
門 ヤ
號 ムラ7
卷 3

痓痛二道
汗二道附發汗之辨
腹滿二道
燥屎宿食八道
下利六道
煩躁四道
消渴四道附承氣白虎之辨
腹痛二道
瘀血二道
厥二道

友求堂藏

傷寒名數解卷三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疼痛二道

疼痛之有陰陽也其凡二道焉而治法則其綱五矣何謂其凡二道也乃其之所之也其於陰也必乎熱是附子之所之也必乎寒者主其發之也必乎寒者主其温之也此為疼痛之別矣而治法則其綱五者何謂也一者剤在于陽

位也二者在于陽位而始及于陰位也三者陰陽相雜也四者剏在于陰位也五者剏在于陰位而波及于陽位也此五綱者有次有序審其條目以臨其病以處其方則千變萬轉一而萬萬而一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而其條目分為十有八其剏在于陽位者凡三篇論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曰太陽病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曰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此其剏在于陽位

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始及于陰位者凡二篇論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發汗後身疼痛脉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主之此其在于陽位而始及于陰位者之治法也其陰陽相雜者凡四篇論曰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難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曰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

瞤者、甘艸附子湯主之、曰霍亂頭痛、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此其陰陽相雜者之治法也、其剂、在于陰位者、凡五焉、論曰、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脉沉者、附子湯主之、曰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真武湯主之、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冷、而惡寒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皆四逆湯主之、曰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絕者、通脉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此其在于陰位者之治法也、其剂、在于陰位、而

波及于陽位者、凡四焉、論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表、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曰病發熱頭痛、脉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温其裏、乃攻其表、温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此其剂、在于陰位、而波及于陽位者之治法也、疼痛之於陰陽、亦惟寒熱之分、而其治法之所由岐如此矣、不可不審焉、且桂枝

麻黃之所之也雖均之在于陽位而各有其分存焉則亦不可無辨矣乃其熱之熾且重者此為麻黃之所之也其熱之不甚且輕者此為桂枝之所之也故惟於桂枝乎曰為解肌曰消息和解其外然則桂枝之所之也在其尤輕者也故桂枝而伍之於附子雖主於昜乎其用附子或至二枚三枚又或因大便鞕去桂枝而加朮此以其不甚于陽位故也又先四逆湯理中丸而後桂枝湯者亦惟剳于陰位而微于陽位者也桂枝麻黃之於辨輕重之分大氏為然亦不可不審焉又如瘡家之身疼痛不在于此數也

煩躁四道

煩躁之岐以陰陽也亦猶疼痛之別矣而又有因大汗出或下利者有因火逆者凡四道焉乃其於陽也必以熱昜即大青龍湯白虎湯承氣湯陷胸湯等之所之也其於陰也必以寒昜即乾薑甘艸湯乾薑附子湯四逆湯茯苓四逆湯通脉四逆湯吳茱萸湯等之所之也此二道之別煩躁之最重者也其因大汗出或下利者必以湯之與小便不利昜即五苓散猪苓湯等之所之也而一則在陽位一則在陰位者也

其因火逆者或驚狂或清血或腰以下重而痺是即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桂枝甘艸龍骨牡蠣湯等之所之也而尚在陽位者也此四道者煩躁之別也不可不審矣如梔子豉湯之於反覆轉則煩躁之太甚者也如梔子厚朴湯救逆湯之於卧起不安則煩躁之稍輕者也如大柴胡湯調胃承氣湯梔子乾薑湯之於微煩則但煩而不躁者也而其於證非無輕重亦皆在陽位者也亦不可不審矣不曰少而曰微微如幽微之微隱邃而不大顯之義與少小異如微熱亦然故屬之身熱也煩但訓熱者未盡其義也蓋不可情狀而困悶擾撓謂之煩也躁者擾動展轉四支也故雖煩躁連言而義之自別如此矣論中有不煩而躁者可以見已它如曰反煩不解曰更煩曰心煩曰胸煩曰心中滿而煩曰心中懊憹而煩曰盡煩曰欝欝微煩曰煩熱曰煩渴曰煩疼曰煩滿曰煩驚曰煩悸曰鼓煩之類亦皆取義於此而名焉豈可但訓熱之為盡也矣哉

汗二道附發汗之辨

凡汗之別其本為二道一為陽一為陰陽主熱陰主寒而其治法之綱七而其目則三十有八也汗本

是一身之津液也而其所委源全在于胃焉故胃焉者津液之原也乃其漏于外也名以為汗夫汗之發於外一也而或熱或寒各殊其候既各殊其候而一於津液焉雖熱之可畏不若寒之太甚此陰陽之所以分也三陽之主熱而有汗也在太陽則發熱惡寒嗌嗌汗出此其邪之在肌表而其最淺者也在陽明則不惡寒反惡熱濈然汗出此其邪之既入于胃而其最深者也在少陽則往来寒熱非頭汗則盜汗出此其邪之在胸脇而深于太陽淺于陽明者也三陰之主寒而有汗也專於厥陰其於太陰與少陰也治

法則不與焉於太陰則不在身而但在頭但在頭者必發黃由瘀熱也治法則猶屬于陽明也於少陰則雖曰屬治法則視于厥陰也故於太陰與少陰也治法則不與焉於厥陰則雖或發熱脉不來四支厥冷大汗出此其篤草之極將外馳內竭者也豈非寒熱之殊其候而一於津液雖熱之可畏不若寒之太甚乎此其陰陽之辨也於是其於太陽也發之以桂枝為根此以其在肌表也其於陽明也或挫之以白虎或下之以承氣此以其在于胃也其於少陽也制之以柴胡此以其在胸脇也於太陰則治法在陽明

於少陰則治法在厥陰其於厥陰也固非可汗亦非可下擬以之牢固之使其不外馳內竭者惟四逆之力也而其力之尚不能衡其勢於是乎有通脉及加猪膽汁之畧也此豈非特篤草之極乎是其治法之擬也乃立之綱而其目附之何謂七綱三十有八目乎其一為純于表之綱而其目凡七焉論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曰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曰服桂枝湯大汗出脉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曰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不愈者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曰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艸湯主之曰陽明病脉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此皆純于表者也其二為自裏達表之綱而其目凡十焉論曰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讝語小承氣湯主之曰陽明病脉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曰傷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滿汗出讝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也須下之曰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

難而讝語者下之則愈皆大承氣湯主之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尿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曰陽明病脉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曰陽明病汗出多而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按此孟白虎加人參湯之所以之也曰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内竭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為導曰陽明病下之其外有

熱手足温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曰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黄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身必發黄茵蔯蒿湯主之此按二條皆陽明之證也此皆自裏達表者也其三為自表裏間而達表之綱而其目凡六區論曰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曰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

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頭微汗出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曰太陽病脉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按此蓋小柴胡湯之所以也）曰三陽合病脉浮大但欲眠睡目合則汗（按此蓋柴胡湯之脫簡者也）證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慓慓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此皆自表裏間而違表者也其四為仍在陽位而稍已轉之細而其目凡三曰論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曰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曰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此皆仍在陽位而稍已轉者也其五為陰陽相錯之細而其目凡三曰論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伸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伸急（按此蓋桂枝加附子湯之所以也）曰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艸附子

湯主之此皆陰陽相錯者也其六為遂之于陰位之綱而其目凡二篇論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曰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此皆遂之于陰位者也其七為純于陰之綱而其目凡八篇論曰病人脉陰陽俱緊反汗出者此屬少陰曰少陰病下利脉微澁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温其上灸之曰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逆按此三條蓋皆四逆湯之所之也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大汗

大下利而厥冷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脉微欲絶者皆四逆湯主之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湯主之曰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絶者通脉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此皆純于陰者也是之為七綱三十有八目也汗之有陰陽也其於寒與熱治法之備如此不可不辨焉大氐發汗之法在二三日而日夕一劑三服其輕者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其重者半日許令三服盡晝夜服至二三劑此

為其大法矣至其不解者不止二三日雖八九日十日以上尚可發汗也若其在二三日而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與小建中湯又其在二三日已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當與調胃承氣湯若雖既及陽明仍發熱惡寒則亦尚可發汗至其不惡寒惡熱當下之此為其變法矣脉證之轉機固不可以幾豈惟汗下哉不可不審察焉夫太陽之發之於汗也陽明之祛之於下也汗下皆耗津液之道也此何以行之乎以其不得止也何以不得止乎以其非此則無可除之道也是故其行之在一旦而不敢強也因戒其發汗曰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又曰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又曰脉微弱者不可發汗戒其下之曰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又曰若更衣者勿服之又曰若一服讝語止更莫復服又曰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惟治法為爾此豈非其行之在一旦而不敢強乎若果強之則鮮不之于陰位焉於是乎舉或發汗遂漏不止或發汗過多或發汗若下之或大汗出後或大下之後等之變脉證而各具其變治法矣少陽之制之於中位也此何以不行汗下乎以其不在表亦不在裏故汗下皆非其所宜也因戒之曰少陽不可發汗

又曰、慎勿下之、亦惟治法為爾、雖爾、能浔其肯綮、則或發熱汗出而解、故例曰、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夫行發汗之藥、而汗出、固其所也、柴胡本是非發汗之藥、而反汗出、則於法浔無背馳乎、此殊不然、其非發汗之藥、故雖汗出乎、於法無有背馳矣、若果行之發汗之藥、則雖汗出乎、病必不除矣、故雖增汗出乎、在浔其肯綮與否、而有除與否之差也、不啻汗出而解為然、其於浔承而解、亦無不皆然矣、脉證之轉機、固不可以幾豈惟汗下哉、不可不審察焉、

消渴四道附承氣白虎之辨

消渴亦有陰陽矣、而治之之法、分為四道焉、其於陽也、惟專於二陽而熾於陽明、太陽不與也、其於陰也、惟專於二陰而甚於厥陰、太陰不與也、蓋三陽之主熱也、太陽則表之表、而太陽則開乎表裏、而重於太陽而輕於陽明、故既及于此矣、陽明則表之裏、而愈重且急、故最熾于此矣、此因其津液之為熱所耗、故三陰之主寒也、太陰則裏之初、而稍輕且緩、故未與于此矣、少陰則裏之本、而重於太陰、而輕於厥陰、故既及于此矣、厥陰則

之未而益重且急故甚于此矣此因其津液之為寒所耗故也此為消渴之別焉消渴之為病或熱或寒雖固有其別而其耗津液則一也夫惟一也是以通三方於陰陽而隨其證也各有法焉渴欲飲水口乾舌燥無論其小便是乃白虎湯之所之也若小便不利是乃豬苓湯之所之也若小便不利有表證是乃五苓散之所之也三方之各隨其證也如此此之為三法焉又意欲飲水反不渴是乃文蛤散之所之也此雖均欲飲水而反不渴則於證最為輕矣乃與之而不差於是繼及五苓散而已此既曰不渴則雖

如不類乎觀乎其繼及五苓散則亦為不太相遠當屬為一法合上三法而為治消渴之四法焉又身黃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是為茵蔯蒿湯之所之也乃如其曰渴引水漿則類矣而不曰欲飲水則不類也惟以其所主之不在于此而在于發黃也又熱利下重欲飲水者是為白頭翁湯之所之也乃如其曰欲飲水則類矣而不曰渴則不類也亦惟以其所主之不在于此而在于下利也又少陰病口燥咽乾燥者是皆為大承氣湯之所之也乃如其曰口燥咽乾曰口乾燥則類

又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是為大陷胸湯之所之也乃如其曰舌上燥而渴則類矣而不曰欲飲水則不類也惟以其所主之不在于此而在于結胸也

矣而不曰渴不曰欲飲水則不類也亦惟以其所生之不在于此而在于熱與利也又如小青龍湯小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等亦皆兼治渴惟兼治之故亦為不類矣凡之六者皆類而不類故不取之於專治渴之法也又有雖渴欲飲水或小便不利乎不可必施治焉者例曰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又曰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又曰大下之後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夫渴之與小便不利固與于病焉而又或有不與于病焉者乃其與于病焉者藥之所能治也其不與于病焉者非藥之所能治也故以先與之水而不施治為法焉可見其慎於藥而不苟施也於是乎知所謂調理之劑古之所必無也故不審其所由而強施之治則妄也與其強施之為妄也不若先其所由是審之無謬也夫然後尚不愈於是乎施治亦未為晚也例又曰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是也不可不慎矣

有曰渴欲飲水數升口乾舌燥者有惟曰口燥舌乾而不曰欲飲水者此二者固易混焉而又既異

爲既異之故方法亦從異爲不可辨矣乃如其曰欲飲水數升則無論其數飲雖未必至數升而有欲大瀉水之甘心之意故形容其情狀雨不雨既曰渴而復曰欲飲水數升者似乎複而重矣故其渴而欲飲水數升者此則白虎湯之所之也如其惟曰口燥舌乾而不曰欲飲水則雖本無其欲大飲之意乎惟其乾燥之太甚非潤之必有所不堪以故時飲而快意爾不爾不曰渴又不曰欲飲水者似乎遺而失矣故其不渴而不欲多飲水者此則承氣湯之所之也此二者之易混也若此若此而又既異也若此夫若此之故方法之從異也亦若此爲此二湯之所之之辨而後又有辨爲亦不可不辨矣大氐此二者之於證皆陽明也陽明者主乎胃爲胃爲者津液之府也而熱極于茲矣是故熱既及于胃則津液爲其所驅而汗自出口乾燥而渴大便非難則鞕此其熱之客于肌膚名爲身熱若熱既入于胃則津液愈所耗而汗愈多口愈燥舌愈乾大渴而煩或譫語大便非鞕則不大便此其熱之鬱于分肉名爲悪熱若熱既結于胃則津液益所竭而汗亦多口益燥舌益乾譫語煩躁非不大便則燥屎

此其熱之常匿而微顯以時大發名為潮熱惟陽明也者熱之極也是以詳考悉其情狀岐名以為三者亦足以見其輕重矣雖乃有其熱之或及或不及或結之別乎其及乎口燥舌乾之與于津液則一也而如其既及者與既入者則渴欲飲水至乎其既結者則不欲多飲此似乎其所以輕者反重其所以重者反輕何耶惟其既及者與既入者之所以渴欲飲水者此其熱之猶在于膚之與肉而勢達乎外者也於是乎渴欲飲水爾較之其結者則為稍輕矣惟其既結者之所以不欲多飲者此其熱之常匿而微顯但當其大發之時少不得不渴則鮮其達乎外之勢者也於是乎不欲多飲爾較之其及者與入者則為太重矣一則以渴欲飲水為之證與之白虎湯以挫其既及既入之熱也一則以不欲多飲為之證與之承氣湯以走其既結之熱也或挫之或走之雖術之如不齊乎至于其救津液則一也是之為後之辨焉夫雖既能辨前之所辨之辨而又不復辨此之辨則何術之施也矣哉故亦不可不辨矣

又有因瘀血而口燥舌乾或消渴者亦不為不易混而脉證各有其分具焉則又何可混也矣哉辨詳于

瘀血之篇可以審焉已矣

腹滿二道

腹滿亦有陰陽矣其凡二道焉而治法則十有九也陽之主熱也陰之主寒也熱之與寒皆為腹滿焉而太陽少陽之在于肌表與胸脇也則不及于此矣惟發汗吐下之後或為腹滿者既是非其本位也至于陽明乃為腹滿者又其熱之實于胃也腹滿本是太陰之所為而非陽明之薄于太陰而其熱之熾遂延于其隣又為腹滿者也此其於腹滿是之為陽位矣太陰之為腹滿者又其寒之客于腹

此為其正位也少陰厥陰之為腹滿者此二者亦不遠于太陰而其寒之凝升達于其上者也此其於腹滿是之為陰位矣陰陽之別在于寒熱之與濡脈弦診之差在于鞕之與濡脈乃在于胃實之與自利腹候之辨在于浮之與沉此為其概矣腹滿之雖太陰之所乎折為寒熱二者焉熱之極于胃實也雖滿之在于腹乎下之而瘳故其於方劑以承氣湯為之主也寒之極于自利也雖滿之在于腹乎温之而瘥故其於方劑以四逆湯為之主也即其在于陽位者之於治法凡八焉論曰陽明病脉遲雖汗出不惡寒

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之曰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曰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皆宜大承氣湯曰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蔯蒿湯主之曰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曰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此皆其在于陽位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證之相交者之於治法凡四焉論曰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又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

難有潮熱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脉續浮者與小柴胡湯此皆其在于陽位而證之相交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不及胃實者之治法凡二篇論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艸半夏人參湯主之曰傷寒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此皆其在于陽位而不及胃實者之治法也其在于陽位而似于陰位者之於治法也論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是也其自陽位而遂之于陰位者及其不大便者之於治法也論曰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桂枝加大黃湯主之是也其在于陰位者之於治法也論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宜四逆湯是也其在于陰位而不大便者之於治法也論曰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是也腹滿之有陰陽而其治法之分為十有九者若此不可不審焉且桂枝加大黃湯之於大實痛也大承氣湯之於不大便也亦不可無辨矣彼則本太陽病醫反下之遂及于此而已故不曰太陰病而

曰屬而其於證非若口乾舌燥之比也於是乎知其大實痛之非燥屎也所以行大黃芍藥也此則其六七日之前孟真武湯或附子湯之證遂及于此而已故直曰少陰病而其於證必口乾舌燥者也於是乎知其不大便之果燥屎也所以行大黃芒硝也之二者之於辨亦不可不審焉

腹痛二道

腹痛之有陰陽也亦惟以熱寒其凡二道焉而治法則十有二也乃其寒與熱之為腹痛也亦與其為腹滿無以大異矣腹痛腹滿本是太陰之所多而其定位也雖然熱之或及于此也寒之或逼于此也不得不滿亦不得不痛此二者之所以有陰陽也乃其在于陽位而不實于胃者之於治法凡三焉論曰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皆宜大承氣

湯是也其自陽位而之于陰位者之於治法凡二焉
論曰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桂
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是
也其在于陰位者之於治法凡四焉論曰少陰病二
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
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真武湯主之曰少陰病二三
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
花湯主之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
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曰少陰病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身反不惡

寒或腹痛者通脉四逆湯主之是也腹痛之有陰陽
而其治法之分為十有二者若此亦不可不審焉又
如寒疝及蚘蟲等之於腹痛雖不在于此數乎要皆
屬于寒者也是以其於方劑必用附子烏頭乾薑蜀
椒之類可以見已

燥屎宿食八道

燥屎宿食之為匹也其候之之目凡八道焉而其治
法則一也熱之入于胃即是燥屎宿食之所成也熱
之入于胃其熱但熾而未成物此之謂白虎既已成
物而有升此之謂承氣也論曰陽明病讝語有潮熱

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此其一也曰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此其二也曰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此其三也曰傷寒五六日脉沉而喘滿汗出讝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也此其四也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此其五也曰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此其六也曰下利脉滑而數者有宿食也此其七也曰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此其八也皆宜大小承氣湯燥屎宿食之為匹也雖分為八而其治法則一也治法之雖而八者不可不分焉燥屎本是因宿食之為熱所焦而成焉者也蓋素有宿食而熱八予胃則為其勢所扇激而津液必竭乎外涸乎內宿食遂焦此燥屎之所以成也而其所以為匹也而其所以一治法也若夫熱之獨愈其勢於內則亦能足焦胃也誰謂屎之益燥獨能不焦胃乎二者不或食養之繼終將係于命期是故屎之燥不可不下也熱之勢不可不挫也承氣以下之白虎以挫之是之為治法也屎之成燥也熱之愈勢也唯在其緩急而本非有二途則其

於治法亦當一之而已此何以二之耶夫屎之物而有形熱之邪而無形不可浔而一也有形之故下而去之於外也無形之故挫以滌之於內也此其所以二之也熱之雖一乎其未浔物之初孰與其浔物之後燥屎猶火之連就其燥焉當其未浔物之初也溲燼耶譬猶火之連就其燥焉當其未浔物之初也溲燼之以水則鮮其不滅矣此即白虎湯之挫之也及其浔物之燼也溲之未足以滅不若急徹去夫燥之物不使其連就也此即承氣湯之下之也或溲以水或徹去物至其救火則一也乃挫之乃下之及其除熱則一也惟仲景氏之術為然仲景氏之於術獨具于

其候之目與其治法則其可據以行于今者亦惟此而已故燥屎宿食之為匹也於其候之目與其治法豈可不審焉哉豈可不審焉哉

瘀血二道

瘀血之成于熱也其綱凡二道焉而吐衄及打撲墜損不與也熱或入血室或結腸脫則能腐其血血之腐也由于瘀熱故命血以瘀也而或血室或腸脫處方之隨其候而異此其綱之所以為二道也乃其入血室也其候之目凡四焉曰經水適來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讝語一也曰經水適斷如瘧狀往來寒熱

發作有時二也曰晝日明了暮則讝語如見鬼狀三也曰下血讝語四也是皆小柴胡湯之證也其結腸脫也其候之目凡八焉曰其人如狂少腹急結血自下一也曰其人發狂少腹鞕滿小便自利二也曰其人喜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三也曰消穀善饑不大便四也曰一身手足盡熱便血五也曰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而不欲嚥胸滿無寒熱腹不滿而言我滿六也曰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反無熱七也曰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八也是即桃核承氣湯抵當湯之證也大氏此二湯之於別在其新久之與其輕重也血自下與畜血急結與鞕滿此為新久輕重之別也口燥但欲嗽水而不欲嚥此大類乎承氣湯之證惟無寒熱腹不滿為其別也雖或渴反無熱此頗異乎白虎湯之證雖或發熱乎少腹裏急亦為其別也若其入血室與結腸脫此二者之於別一則上在于胸脇一則下在于少腹經水適來與血自下經水適斷與久為畜血是之為其別也瘀血之於候也其綱凡二道而其入血室之目四其結腸脫之目八而其於別也若此不可不審焉又如經水不利及過

多等、則不在此之數也

下利六道

下利之為證、雖區以衆多、而其所統亦惟在寒之與熱、寒之與熱二者之所以為下利者、寒始受之於裏者而其為吐利腹痛、固其所也、惟熱雖始受之於表、遂內及于胃、則亦能為嘔為下利、勢之使然也、頗似寒而異、何以見其異乎、此則惟熱是主之為異、寒則不主乎熱矣、雖下利之相似而寒熱之果異、豈可混乎、寒熱也者、陰陽之謂也、此二者之於綱岐以為六焉、有合病之自下利者、有併病之自下利者、或本不可下而反下之、利遂不止、猶在于陽位也、或未可下而數下之、利不止、遂之于陰位也、或因裏寒也、此之為六綱也、而其目則四十有二焉、是因裏熱也、不可不辨矣、合病之自下利者、凡三焉、論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黃芩湯主之、曰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脉滑而數者、有宿食也、大承氣湯主之、此三者、皆合病之自下利者也、併病之自下利者凡五焉、論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曰太陽病過經

十餘日心下温温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曰若自下利脉反和者此為内實也宜調胃承氣湯曰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曰傷寒汗出解之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此五者皆併病之自下利者也本不可下而反下之利遂不止猶在于陽位者凡二焉論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連黄芩湯主之曰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甘艸瀉心湯主之此二者皆本不可下而數下之利不止遂之于陰位者凡五焉論曰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曰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曰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皆宜四逆湯曰

假令已下之脉數不解而下不止協熱而便膿血者、
挑花湯主之、此五者皆未可下而數下之利不止、遂
之于陰位者也、因裏熱者凡十爲論曰少陰病自利
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
湯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
猪苓湯主之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
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曰熱利
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曰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小
承氣湯主之曰下利脉平按之心下鞕者急下之曰
下利脉遲而滑者内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曰下利

脉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愈曰下利差後至其年月
日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曰下利不欲食者、
以有宿食也當下之皆宜大承氣湯此十者皆因裏
熱者也因裏寒者凡十有七爲論曰自利不渴者屬少
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温之宜服四逆輩曰欲吐
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曰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
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真武湯主之曰少
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
膿血者桃花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

者、猪膚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脉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曰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脉微欲絶者、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皆四逆湯主之、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絶、身反不惡寒、其人或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皆通脉四逆湯主之、曰惡寒脉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曰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者、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此十有七者、皆因裏寒者也、是之為四十有二目也、下利之為證、雖區以衆多、而統之於陰陽岐、綱之與目、隨其轉機而制之也、若此豈可不辨矣、且燥屎之必讝語也、須辨於鄭聲、宿食之必滑數也、須辨於微澀、熱利之與協

熱利大不同也裏有熱而下利欲飲水者謂之熱利也本裏有寒協合外熱以下利者謂之協熱利也熱利則脉數有力協熱利則脉微弱此為其辨也凡是皆寒熱之易混也亦不可不辨矣

厥二道

厥之為證惟在于二陰爲肇于少陰而極于厥陰太陰則不與也而有寒有熱凡二道爲其綱八而其目三十有三也不惟寒之極能為厥熱之極亦能為厥也其因殊乎內而其證半乎外外雖肖乎內果殊故厥之極于厥陰也曰寒曰熱此為其分此其凡之所以為二道也於是有上下之位有輕重之等故其於處方也無不隨以差之此其綱之所以為八而其目之為三十有三也不可不審辨矣厥之設名也凡八爲以物其輕重也少陰曰手足寒厥陰曰厥曰寒厥冷曰逆冷曰逆曰蔵厥曰蚘厥此之為厥之八名也而其輕重之於物亦不可不審辨矣寒即温之反言其人自覺其寒也厥謂微冷也厥寒言外候之微冷而內自覺其寒也至如厥冷逆冷厥逆則不必自覺皆其冷上及腕肘腔膝者所以名曰逆也蔵厥則不但及腕肘腔膝既

及其肌膚者也蚘厥則其有將息者也故藏厥重於厥逆逆冷蚘厥輕於藏厥厥逆逆冷重於厥寒輕於厥冷者也故厥本雖名於逆冷而俱曰厥則以微冷言之彰矣此之為輕重之物也而厥冷厥逆雖在少陰之位而已屬厥陰者也故少陰之言厥冷厥逆者此始於少陰遂之于厥陰者也太陽之言厥者亦無不皆然矣厥之極于厥陰也其於寒與熱與上下之位與輕重之等則處方之所以隨以差之也故我非執其綱目以臨之則將何以得名之與物相悤而不失乎名正而物定綱舉而目隨所以審辨也何謂八綱三十有三目乎一綱者吐利而已冷其目凡二焉論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此其專于吐也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此其專于利而位之在下焉者也雖吐利厥冷之如一乎惟其於位為爾何以言之觀乎它用吳茱萸湯或曰食穀欲嘔或曰乾嘔吐涎沫頭痛或曰嘔而胸滿則豈非盡專于吐乎故曰位之在上焉者也觀乎它用四逆湯或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或曰大下利而厥冷或曰下利厥逆而惡寒

或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或曰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則豈非盡專于利乎故曰位之在下焉者也二綱者結于胸中或嘔而手足寒厥冷其目凡四焉論曰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按此蓋瓜蒂散之所之也）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此其於證也大類于吳茱萸湯之所之然彼則專于嘔吐此則邪實于胸是之為其別也曰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湯（按始曰脈弦遲或乍

而微細或弱者也（此不言者）曰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此其於證也亦大類于吳茱萸湯之所之然彼則專于嘔吐此則精奪于內是之為其別也一則胸一則胸內亦惟上下之位爾三綱者下利而厥逆其目凡六焉論曰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曰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曰大下利而厥冷者皆四逆湯主之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或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

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皆通脉四逆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脉微澁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温其上灸之（按此雖不曰厥亦宜觀下其厥則必當有厥證即温字蓋指四逆湯也以下同）其灸足其故曰其灸足上耳四綱者不開口利或利後厥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有二焉論曰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曰病發熱頭痛脉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曰少陰病脉沉者急温之皆四逆湯主之（按此三條不曰厥者蓋畧之也）曰傷寒脉滿捻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也曰傷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煩躁者灸厥陰曰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脉虚復厥者不可下此為亡血曰傷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曰下利後脉絶手足厥冷晝日煩躁欲吐者吳茱萸湯主之曰下利手足温者生脉不還者死（按以上六條蓋皆四逆湯之所主之也）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按此不曰厥者蓋畧之也）曰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絶者通脉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曰傷寒六七日大下後脉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黄升麻湯主之（按此方似大可疑李艸麻黄條下引此證亦未可必之也）五綱者因蚘蟲而厥其日

一曰論曰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為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圓主之凡此五綱二十有五目者皆專于寒而其最重曰吾也六綱者手足寒厥寒厥其目凡四曰論曰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艸乾薑湯與之曰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艸湯却治其厥按此不載治厥之方厥果微冷則欲法宜與當歸四逆湯已手足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此一綱四目者亦皆專于寒而其稍輕曰者也七綱者熱深而厥深其目凡二曰按此蓋不大便腹鞕滿而痛口乾舌燥或渴者也論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應下之按此蓋承氣之所之也曰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此一綱二目者皆專于熱而其最重曰者也八綱者熱微而厥微其目凡二曰論曰陰病四逆按此雖曰四逆未必厥逆者也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曰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為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

者、其後必便血（按此蓋小柴胡湯之所以之也）此一綱二目者、亦皆專于熱、而其稍輕焉者也、此之為八綱三十有三目、也厥之為證、惟在于二陰焉、肇于少陰、而極于厥陰、太陰則不與也、而有寒有熱、有上下之位、有輕重之等、雖均之為厥乎、各有其分別、而處方之所以隨以差之者、悉具于八綱三十有三目、豈可不審辨矣哉、厥之極于厥陰也、率以發熱喻之、以為生之候也、而發熱又有其可畏者、凡三焉、躁不得臥、此其一也、不止此其二也、汗出不止、此其三也、此之為死之候也、亦復不可不審辨矣、

傷寒名數解卷三終

筑前　鷹取惟恭碩菴
肥前　迎煥　君章同校
出雲　渡邊有憲常伯